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史 繹

(三十二)

馬驢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史 繹

(二十二)

撰 驢 馬

書 叢 本 基 學 國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總編 王雲五

五雲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釋史卷九十五

春秋第六十五

孔子諸子言行一

【史記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。身通六藝者，七十有二人。如顏濁鄒之徒，頗受業者甚衆。孔子曰：「受業身通者，七十有七人，皆異能之士也。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師也，僻也，魯也，愚也，喭也，回也，屢空，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

【呂氏春秋】孔子周流海內，再干世主，如齊至衛，所見八十餘君，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，達徒七十人，七十人者，萬乘之主，得一人用，可爲師。

【淮南子】孔子弟子七十，養徒三千人，皆入孝出悌，言爲文章，行爲儀表，教之所成也。

【新序】孔子在州里，篤行孝道，居於闕黨，闕黨之子弟畋漁，分有親者得多，孝以化之也。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，服從其德。

【新論】孔子以四科教士，隨其所喜，譬如市肆，多列雜物，欲置之者竝至。

【家語】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：「吾聞孔子之施教也，先之以詩書，而道之以孝悌，說之以仁義，觀之以

禮樂。然後成之以文德。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。其孰爲賢。子貢對以不知。文子曰。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。不知何謂子貢對曰。賢人無妄。知賢卽難。故君子之言曰。智莫難於知人。是以難對也。文子曰。若夫知賢莫不難。今吾子親遊焉。是以敢問。子貢曰。夫子之門人。蓋有三千就焉。賜有逮及焉。未逮及焉。故不得徧知以告也。文子曰。吾子所及者。請問其行。子貢對曰。夫能夙興夜寐。諷詩崇禮。行不貳過。稱言不苟。是顏回之行也。孔子說之以詩曰。媚茲一人。應侯慎德。永言孝思。孝思維則。若逢有德之君。世受顯命。不失厥名。以御於天子。則王者之相也。在貧如客。使其臣如借。不遷怒。不深怨。不錄舊罪。是冉雍之行也。孔子論其材曰。有土之君子也。有衆使也。有刑用也。然後稱恕焉。孔子告之以詩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匹夫不怒。唯以忘其身。不畏強禦。不侮矜寡。其言循性。其都以富。材任治戎。是仲由之行也。孔子和之以文。說之以詩曰。受小拱大拱。而爲下國駿龐。荷天子之龍。不難不悚。敷奏其勇。強乎武哉。文不勝質。恭老卹幼。不忘賓旅。好學博藝。省物而勤也。是冉求之行也。孔子因而語之曰。好學則智。卹孤則惠。恭則近禮。勤則有繼。堯舜篤恭。以王天下。其稱之也曰。宜爲國老。齊莊而能肅。志通而好禮。擯相兩君之事。篤雅有節。是公西赤之行也。子曰。禮經三百。可勉能也。威儀三千。則難也。公西赤問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貌以擯禮。禮以擯辭。是謂難焉。衆人聞之。以爲成也。孔子語人曰。當賓客之事。則達矣。謂門人曰。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。其於赤也。滿而不盈。實而如虛。過之如不及。先王難之。博無不學。其貌恭。其德敦。其言於人也。無所

不信其驕大人也。常以浩浩。是以眉壽。是曾參之行也。孔子曰。孝。德之始也。悌。德之序也。信。德之厚也。忠。德之正也。參中夫四德者也。以此稱之。美功不伐。貴位不喜。不侮不佚。不傲無告。是顓孫師之行也。孔子言之曰。其不伐。則猶可能也。其不弊百姓。則仁也。詩云。愷悌君子。民之父母。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。送迎必敬。上交下接。若截焉。是卜商之行也。孔子說之以詩曰。式儀式已。無小人殆。若商也。可謂不險矣。貴之不喜。賤之不怒。苟利於民矣。廉於行己。其事上也。以佑其下。是澹臺滅明之行也。孔子曰。獨富獨貴。君子恥之。夫也中之矣。先成其慮。及事而用之。故動則不妄。是言偃之行也。孔子曰。欲能則學。欲知則問。欲善則詳。欲給則豫。當是而行。偃也得之矣。獨居思仁。公言仁義。其於詩也。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。是南宮縚之行也。孔子信其能仁。以爲異士。自見孔子。出入於戶。未嘗越禮。往來過之。足不履影。啓蟄不殺。方長不折。執親之喪。未嘗見齒。是高柴之行也。孔子曰。柴於親喪。則難能也。啓蟄不殺。則順人道。方長不折。則恕仁也。成湯恭而以恕。是以日濟。凡此諸子。賜之所親覩者也。吾子有命。而訊賜。賜也固不足以知賢。文子曰。吾聞之也。國有道。則賢人興焉。中人用焉。乃百姓歸之。若吾子之論。旣富茂矣。壹諸侯之相也。抑末世未有明君。所以不遇也。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。適魯。見孔子曰。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。不壹而三焉。賜也辭不獲命。以所見者對矣。未知中否。請以告。孔子曰。言之乎。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。子聞而笑曰。賜汝次爲知人矣。子貢對曰。賜也何敢知人。此以賜之所覩也。孔子曰。然。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。

目之所未見者。豈思之所不至。智之所未及哉。子貢曰。賜願得聞之。孔子曰。不克不忘。不念舊怨。蓋伯夷叔齊之行也。畏天而敬人。服義而行信。孝於父母。恭於兄弟。從善而教不道。蓋趙文子之行也。其事君也。不敢愛其死。然亦不敢忘其身。謀其身不遺其友。君陳則進而用之。不陳則行而退。蓋隨武子之行也。其爲人之淵源也。多聞而難誕。內植足以沒其世。國家有道。其言足以治。無道。其默足以容。蓋銅鞮伯華之行也。外寬而內正。自拯於鑿括之中。直己而不直人。汲汲於仁。以善自終。蓋蘧伯玉之行也。孝恭慈仁。允德圖義。約貨去怨。輕財不匱。蓋柳下惠之行也。其言曰。君雖不量於其身。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。是故君擇臣而任之。臣亦擇君而事之。有道順命。無道衡命。蓋晏平仲之行也。蹈忠而行信。終日言不在尤之內。國無道。處賤不悶。貧而能樂。蓋老子之行也。易行以俟天命。居下不援其上。其觀於四方也。不忘其親。不盡其樂。以不能則學。不爲己終身之憂。蓋介子山之行也。子貢曰。敢問夫子之所知者。蓋盡於此而已乎。孔子曰。何謂其然。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。昔晉平公問祁奚曰。羊舌大夫。晉之良大夫也。其行何如。祁奚辭以不知。公曰。吾聞子少長乎其所。今子掩之。何也。祁奚對曰。其少也恭而順。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。其爲大夫。悉善而謙其端。其爲輿尉也。信而好直其功。至於其爲容也。溫良而好禮。博聞而時出其志。公曰。曩者問子。子奚曰不知也。祁奚曰。每位改變。未知所止。是以不敢得知也。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。子貢跪曰。請退而記之。

〔大戴禮記〕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贛曰。吾聞夫子之施教也。先以詩世。道者孝悌。說之以義而觀諸體。成之以文德。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。聞之孰爲賢也。子贛對辭以不知。文子曰。吾子學

焉。何謂不知也。子貢對曰。賢人無妄。知賢則難。故君子曰。智莫難於知人。此以難也。文子曰。若夫知賢人莫不難。吾子親游焉。是敢問也。子貢對曰。夫子之門人。蓋三就焉。賜有逮及焉。有未及焉。不得辯知也。文子曰。吾子之所及。請問其行也。子貢對曰。夙興夜寐。諷誦崇禮。行不貳過。稱言不苟。是顏淵之行也。孔子說之以詩。詩云。媚茲一人。應侯順德。永言孝思。孝思惟則。故國一逢有德之君。世受顯命。不失厥名。以御于天子以申之。在貧如客。使其臣如藉。不遷怒。不探怨。不錄舊罪。是冉雍之行也。孔子曰。有士君子。有衆使也。有刑用也。然後怒。匹夫之怒。惟以亡其身。詩云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以告之不畏強禦。不侮矜寡。其言曰。性都其富哉。任其戎。是仲由之行也。夫子未知以文也。詩云。受小共大共。爲下國恂蒙。何天之寵。傳奏其勇。夫強乎武哉。文不勝其質。恭老恤孤。不忘賓旅。好學省物而不懃。是冉求之行。孔子因而語之曰。好學則智。恤孤則惠。恭老則近禮。克篤恭以天下。其稱之也。宜爲國老。志通而好禮。擯相兩君之事。篤雅其有禮節也。是公西赤之行也。孔子曰。禮儀三百。可勉能也。威儀三千。則難也。公西赤問曰。何謂也。孔子曰。貌以擯禮。禮以擯辭。是之謂也。主人聞之以成。孔子之語人也。曰。當賓客之事則通矣。謂門人曰。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。滿而不滿。實如虛。通之如不及。先生難之。不學其貌。竟其德。敦其言。於人也無所不信。其橋大人也。常以皓皓。是以眉壽。是曾參之行也。孔子曰。孝、德之始也。弟、德之序也。信、德之厚也。忠、德之正也。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。以此稱之也。業功不伐。貴位不善。不侮可侮。不佚可佚。不敖無告。是顓孫之行也。孔子言之曰。其不伐。則猶可能也。其不弊百姓者。則仁也。詩云。愷悌君子。民之父母。夫子以其仁爲大也。學以深。厲以斷。送迎必敬。上友下交。銀手如斷。是卜商之行也。孔子曰。詩云。式夷式已。無小人殆。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。貴之不喜。賤之不怒。苟於民利矣。廉於其事上也。以佐其下。是澹臺滅明之行也。孔子曰。獨貴獨富。君子恥之。夫也中之矣。先成其慮。及事而用之。是故不忘。是言偃之行也。孔子曰。欲能則學。欲知則問。欲善則訊。欲給則豫。當是如偃也得之矣。獨居思仁。公言言義。其聞之詩也。一日三復白珪之玷。是南宮縚之行也。夫子信其仁。以爲異姓。自見孔子入戶。未嘗越屨。往來過人。不履影。開塾不殺。方長不折。執親之喪。未嘗見齒。是高柴之行也。孔子曰。高柴執親之喪。則難能也。開塾不殺。則天道也。方長不折。則恕也。恕則仁也。湯恭以恕。是以日躋也。此賜之所親觀也。吾子有命而訊賜。則不足以知賢。文子曰。吾聞之也。國有道。則賢人興焉。中人用焉。百姓歸焉。若吾子之語審茂。則一諸侯之相也。亦未逢明君也。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。適魯。見孔子。曰。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。不一而三。賜也辭不獲命。以所見者對矣。未知中否。請嘗以告。孔子曰。言之。子貢以其質告。孔子既聞之。笑曰。賜。汝偉爲知人。賜。子貢對曰。賜也焉能知人。此賜之所親觀也。孔子曰。是女所親也。吾語女耳之所未聞。目之所未見。思之所未至。智之所未及者乎。子貢曰。賜得則願聞之也。孔子曰。不克不思。不念舊惡。蓋伯夷叔齊之行也。晉平公問於祁奚曰。羊舌大夫。晉國之良大夫也。其行如何。祁奚對辭曰。不知也。公曰。吾聞女長乎其所。女其聞知之。祁奚對曰。其幼也。恭而遜。恥而不使其過宿也。其爲侯大夫也。悉善而謙其端也。其爲公車尉也。信而好直。其功也。至於其爲和容也。溫良而好禮。博聞而時出。其志也。公曰。嚮者問女。女何曰弗

知也。祁奚對曰：每位改變，未知所止，是以不知。蓋羊舌大夫之行也。畏天而敬人，服義而行信，孝乎父而恭於兄，好從善而數往，蓋趙文子之行也。其事君也，不敢愛其死，然亦不亡其身，謀其身不遺其友，君陳則進，不陳則行而退，蓋隨武子之行也。其爲人之淵泉也，多聞而難誕也，不內辭，足以沒世，國家有道，其言足以生，國家無道，其默足以容，蓋桐伯華之行也。外寬而內直，自設於隱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以善存亡汲汲，蓋蘧伯玉之行也。孝子慈幼，允德稟義，物貨去怨，蓋柳下惠之行也。其言曰：君雖不量於臣，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，是故君擇臣而使之，臣擇君而事之，有道順君，無道橫命，晏平仲之行也。德恭而行信，終日言不在尤之內，在尤之外，貧而樂也，蓋老萊子之行也。易行以俟天命，居下位而不援其上，觀於四方也，不忘其親，苟思其親，不盡其樂，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，蓋介山子推之行也。○家語實本於此，雖敷衍成文，而古意浸失矣，惜其中多脫譌，無善本讎校，故附於家語之後。

【尙書大傳】周文王肯附奔轅，先後禦侮，謂之四鄰，以免乎牖里之害。懿子曰：夫子亦有四鄰乎？孔子曰：吾有四友焉。自吾得回也，門人加親，是非胥附乎？自吾得賜也，遠方之士日至，是非奔轅乎？自吾得師也，前有光，後有輝，是非先後乎？自吾得由也，惡言不至於門，是非禦侮乎？

【晏子】仲尼居處惰倦，廉隅不正，則季次原憲侍，氣鬱而疾，志意不通，則仲由卜商侍，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則顏回騫雍侍。

【尸子】仲尼志意不立，子路侍，儀服不修，公西華侍，禮不習，子游侍，辭不辯，宰我侍，亡忽古今，顏回侍，節小物，冉伯牛侍，曰：吾以夫六子自勵也。（論語摘輔象）仲尼素王，以顏淵爲司徒，子路爲司空，仲弓鉤文在手，

山在中，鼻高，有異相也，故子貢至孝，顏回至仁，子游握文，是謂敏士，子夏握正，是謂受相，澹臺滅明岐掌，是謂正直，公冶長手握輔，是謂習道，

【史記】顏回者魯人也，字子淵，少孔子三十歲，顏淵問仁，孔子曰：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孔子曰：賢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，回也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，用之

則行。捨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。回年二十九。髮盡白。蚤死。孔子哭之慟。曰。自吾有回。門人益親。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〔家語〕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。三十二早死。回以德行著名。孔子稱其仁焉。○列子云。壽十八。後漢書云。顏子十八。天下歸仁。〔論語載〕顏回月角。額似月形。淵。水也。月是水精。故名淵。〔新論〕顏淵感中台星。顏回重瞳。

【說苑】顏淵問於仲尼曰。成人之行何若。子曰。成人之行。達乎情性之理。通乎物類之變。知幽明之故。睹遊氣之源。若此。可謂成人。既知天道。行躬以仁義。飾身以禮樂。夫仁義禮樂。成人之行也。窮神知化。德之盛也。

【家語】顏回問君子。孔子曰。愛近仁。度近智。爲己不重。爲人不輕。君子也夫。回曰。敢問其次。子曰。弗學而行。弗思而得。小子勉之。顏回問小人。孔子曰。毀人之善。以爲辯。狡訐懷詐。以爲智。幸人之有過。恥學而羞不能。小人也。顏回問於孔子曰。小人之言。有同乎君子者。不可不察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以行言。小人以舌言。故君子爲義之上。相疾也。退而相愛。小人爲亂之上。相愛也。退而相惡。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。孔子曰。君子之於朋友也。心必有非焉。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。不忘久德。不思久怨。仁矣夫。孔子謂顏回曰。人莫不知此道之美。而莫之御也。莫之爲也。何居。爲聞者。盍日思也夫。

【說苑】顏回將西遊。問於孔子曰。何以爲身。孔子曰。恭、敬、忠、信。可以爲身。恭則免於衆。敬則人愛之。忠則人與之。信則人恃之。人所愛。人所與。人所恃。必免於患矣。可以臨國家。何況於身乎。故不比數。而比疎。不

亦遠乎。不修中而修外。不亦反乎。不先慮事。臨難乃謀。不亦晚乎。○家語略同。

【韓詩外傳】顏淵問於孔子曰。淵願貧如富。賤如貴。無勇而威。與士交通。終身無患難。亦且可乎。孔子曰。善哉。回也。夫貧而如富。其知足而無欲也。賤而如貴。其讓而有禮也。無勇而威。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。終身無患難。其擇言而出之也。若回者。其至乎。雖上古聖人。亦如此而已。孔子見客。客去。顏回曰。客仁也。孔子曰。恨兮其心。額兮其口。仁則吾不知也。言之所聚也。顏淵蹙然變色曰。良玉度尺。雖有十仞之土。不能掩其光。良珠度寸。雖有百仞之水。不能掩其瑩。夫形禮也。色心也。閔閔乎其薄也。苟有溫良在中。則眉睫與之矣。疵瑕在中。則眉睫不能匿之。詩曰。鐘鼓于宮。聲聞于外。

【莊子】孔子謂顏回曰。回來。家貧居卑。胡不仕乎。顏回對曰。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。足以給飡粥。郭內之田十畝。足以爲絲麻。鼓琴足以自娛。所學夫子之道者。足以自樂也。回不願仕。孔子愀然變容曰。善哉。回之意。丘聞之。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。審自得者。失之而不懼。行修於內者。無位而不怍。丘誦之久矣。今於回而後見之。是丘之得也。

【家語】孔子北遊於農山。子路子貢顏淵侍側。孔子四望。喟然而歎曰。於斯致思。無所不至矣。二三子各言爾志。吾將擇焉。子路進曰。由願得白羽若月。赤羽若日。鐘鼓之音。上震於天。旂旗繽紛。下蟠於地。由當一隊而敵之。必也攘地千里。搴旗執馘。唯由能之。使二子者從我焉。夫子曰。勇哉。子貢復進曰。賜願使齊。

楚合戰於潁潁之野。兩壘相望。塵埃相接。挺刃交兵。賜著縞衣白冠。陳說其閒。推論利害。釋國之患。唯賜能之。使二子者從我焉。夫子曰。辯哉。顏回退而不對。孔子曰。回來。汝奚獨無願乎。顏回對曰。文武之事。則二子者既言之矣。回何云焉。孔子曰。雖然。各言爾志也。小子言之。對曰。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。堯桀不共國而治。以其類異也。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。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。使民城郭不修。溝池不越。鑄劍戟以爲農器。放牛馬於原藪。室家無離曠之思。千歲無戰鬪之患。則由無所施其勇。而賜無所用其辯矣。夫子凜然曰。美哉德也。子路抗手而對曰。夫子何選焉。孔子曰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不繁詞。則顏氏之子有矣。

〔韓詩外傳〕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。孔子喟然歎曰。二三子各言爾志。予將覽焉。由。爾何如。對曰。得白羽如月。赤羽如日。擊鐘鼓者。上聞於天。下槩於地。使將而攻之。惟由爲能。孔子曰。勇士哉。賜。爾何如。對曰。得素衣縞冠。使於兩國之閒。不持尺寸之兵。升斗之糧。使兩國相親如弟兄。孔子曰。辯士哉。回。爾何如。對曰。鮑魚不與蘭茝同筍而藏。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。二子已言。回何言哉。孔子曰。回有鄙之心。顏淵曰。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。使城郭不治。溝池不鑿。陰陽和調。家給人足。鑄庫兵以爲農器。孔子曰。大士哉。由。來。區區汝何攻。賜。來。便便汝何使。願得之冠。爲子宰焉。賢士不以恥食。不以辱得。孔子遊於景山之上。子路子貢顏淵從。孔子曰。君子登高必賦。小子願言者。何其願。丘將啓汝。子路曰。由願奮長戟。盪三軍。乳虎在後。仇敵在前。蠶耀蛟奮。進救兩國之患。孔子曰。勇士哉。子貢曰。兩國構難。壯士列陣。塵埃漲天。賜不持一尺之兵。一斗之糧。解兩國之難。用賜者存。不用賜者亡。孔子曰。辯士哉。顏回不願。孔子曰。回。何不願。顏淵曰。二子已願。故不敢願。孔子曰。不同意。各有事焉。回其願。丘將啓汝。顏淵曰。願得小國而相之。主以道制。臣以德化。君臣同心。外內相應。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。壯者趨而進。老者扶而至。教行乎百姓。德施乎四蠻。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。天下咸獲永寧。蜺飛蠕動。各樂其性。進賢使能。各任其事。於是君綏于上。臣和于下。垂拱無爲。動作中道。從容得禮。言仁義者賞。言戰鬪者死。則由何進而救。賜何難之解。孔子曰。聖士哉。大人出。小人匿。聖者起。賢者伏。回與執政。則由賜焉。施其能哉。詩曰。雨雪瀼瀼。見睍聿消。○措語迥異。不厭複出。

【家語】孔子在衛。昧旦晨興。顏回侍側。聞哭者之聲甚哀。子曰。回。汝知此何所哭乎。對曰。回以此哭聲非

但爲死者而已。又有生離別者也。子曰：何以知之？對曰：回聞桓山之鳥，生四子焉。羽翼旣成，將分於四海。其母悲鳴而送之，哀聲有似於此，謂其往而不返也。回竊以音類知之。孔子使人問哭者，果曰：父死家貧，賣子以葬，與之長決。子曰：回也善於識音矣。○說苑作完山之鳥。魯定公問於顏回曰：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？對曰：善則善矣。雖然，其馬將必佚。定公色不說，謂左右曰：君子固有誣人也。顏回退，後三日，牧來訴之曰：東野畢之馬佚，兩驂曳兩服入於廐。公聞之，越席而起，促駕召顏回。回至，公曰：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，而子曰：善則善矣，其馬將佚，不識吾子奚以知之？顏回對曰：以政知之。昔者帝舜巧於使民，造父巧於使馬，舜不窮其民力，造父不窮其馬力，是以舜無佚民，造父無佚馬。今東野畢之御也，升馬執轡，銜體正矣，步驟馳騁，朝禮畢矣，歷險致遠，馬力盡矣，然而猶乃求馬不已。臣以此知之。公曰：善，誠若吾子之言也。吾子之言，其義大矣。願少進乎。顏回曰：臣聞之，鳥窮則啄，獸窮則攫，人窮則詐，馬窮則佚。自古及今，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。公說，遂以告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夫其所以爲顏回者，此之類也，豈足多哉？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：一言而有益於仁智，可得聞乎？回曰：一言而有益於智，莫如豫；一言而有益於仁，莫如恕。知其所不可由，斯知所由矣。顏回謂子路曰：力猛於德，而得其死者鮮矣。盍慎諸？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，回曰：賓之，武叔多稱人之過，而已評論之。顏回曰：固子之來辱也，宜有得於回焉。吾聞諸孔子曰：言人之惡，非所以美己；言人之枉，非所以正己。故君子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。顏回謂子貢曰：吾

聞諸夫子。身不用禮。而望禮於人。身不用德。而望德於人。亂也。夫子之言。不可不思也。

【韓詩外傳】子路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不善之。子貢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。顏回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三子所持各異。問於夫子。夫子曰。由之所言。蠻貊之言也。賜之所言。朋友之言也。回之所言。親屬之言也。詩曰。人之無良。我以爲兄。

【荀子】子路入。子曰。由。知者若何。仁者若何。子路對曰。知者使人知己。仁者使人愛己。子曰。可謂士矣。子貢入。子曰。賜。知者若何。仁者若何。子貢對曰。知者知人。仁者愛人。子曰。可謂士君子矣。顏淵入。子曰。回。知者若何。仁者若何。顏淵對曰。知者自知。仁者自愛。子曰。可謂明君子矣。

【列子】顏回問乎仲尼曰。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。津人操舟若神。吾問焉。曰。操舟可學邪。曰。可能。游者可教也。善游者數能。乃若夫沒人。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。吾問焉。而不告。敢問何謂也。仲尼曰。譖。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。而未達其實。而固且道與。能游者可教也。輕水也。善游者之數能也。忘水也。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。而謾操之也。彼視淵若陵。視舟之覆。猶其車却也。覆却萬物。方陳乎前。而不得入其舍。惡往而不暇。以瓦摳者。憚。以黃金摳者。惜。巧一也。而有所矜。則重外也。凡重外者。拱內。仲尼閒居。子貢入侍。而有憂色。子貢不敢問。出告顏回。顏回援琴而歌。孔子聞之。果召回入。問曰。若奚獨樂。回曰。夫子奚獨憂。孔子曰。先言爾志。曰。吾昔聞之。夫子曰。樂天知命。故不憂。回所以樂也。孔子愀然有閒。

曰。有是言哉。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爾。請以今言爲正也。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。今告若其實。修一身。任窮達。知去來之非我。亡變亂於心慮。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。曩吾脩詩書。正禮樂。將以治天下。遺來世。非但脩一身。治魯國而已。而魯之君臣。日失其序。仁義益衰。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國。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。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。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。雖然。吾得之矣。夫樂而知者。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。無樂無知。是真樂真知。故無所不樂。無所不知。無所不憂。無所不爲。詩書禮樂。何棄之有。革之何爲。顏回北面拜手曰。回亦得之矣。出告子貢。子貢茫然自失。歸家淫思。七日不寢不食。以至骨立。顏回重往喻之。乃反丘門。弦歌誦書。終日不輟。

【莊子】顏回問仲尼曰。孟孫才。其母死。哭泣無涕。中心不感。居喪不哀。無是三者。以善喪蓋魯國。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。回壹怪之。仲尼曰。夫孟孫氏盡之矣。進於知矣。唯簡之而不得。夫已有所簡矣。孟孫氏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。不知就後。若化爲物。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將化。惡知不化哉。方將不化。惡知已化哉。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。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。有旦宅而無情死。孟孫氏特覺。人哭亦哭。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。夢爲魚而沒於淵。不識今之言者。其覺者乎。其夢者乎。造適不及笑。獻笑不及排。安排而去化。乃入於寥天。

一。顏淵問乎仲尼曰。回嘗聞諸夫子曰。無有所將。無有所迎。回敢問其遊。仲尼曰。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。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。與物化者。一不化者也。安化安不化。安與之相靡。必與之莫多。狝韋氏之圃。黃帝之圃。有虞氏之宮。湯武之室。君子之人。若儒墨者師。故以是非相整也。而況今之人乎。聖人處物不傷物。不傷物者。物亦不能傷也。唯無所傷者。爲能與人相將迎。山林與。臯壤與。使我欣欣然而樂與。樂未畢也。哀又繼之。哀樂之來。吾不能禦。其去弗能止。悲夫。世人直爲物逆旅耳。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。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。無知無能者。固人之所不免也。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。豈不亦悲哉。至言去言。至爲去爲。齊知之所知。則淺矣。顏回曰。回益矣。仲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仁義矣。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他日復見。曰。回益矣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坐忘矣。仲尼蹵然曰。益矣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禮樂矣。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他日復見。曰。回坐忘矣。仲尼蹵然曰。何謂坐忘。顏回曰。墮肢體。黜聰明。離形去知。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仲尼曰。同則無好也。化則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丘也。請從而後也。顏淵問於仲尼曰。夫子步亦步。夫子趨亦趨。夫子馳亦馳。夫子奔逸絕塵。而回瞠若乎後矣。夫子曰。回何謂邪。曰。夫子步亦步也。夫子言亦言也。夫子趨亦趨也。夫子辯亦辯也。夫子馳亦馳也。夫子言道。回亦言道也。及奔逸絕塵。而回瞠若乎後者。夫子不言而信。不比而周。無器而民滔乎前。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。仲尼曰。惡。可不察與。夫哀莫大於心死。而人死亦次之。日出東方。而入於西極。萬物莫不比方。有目有趾者。待是而後成功。是出則存。是入則亡。萬物亦然。有待也而死。有待也而生。

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。效物而動，日夜無隙，而不知其所終。薰然其成形，知命不能規乎其前。丘以是日徂，吾終身與女交，一臂而失之，可不哀與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。彼已盡矣，而女求之以爲有，是求馬於唐肆也。吾服女也甚忘，女服吾也亦甚忘。雖然，女奚患焉？雖忘乎故吾，吾有不忘者存。顏回見仲尼，請行，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將之衛。」曰：「奚爲焉？」曰：「回聞衛君其年壯，其行獨，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，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。」回嘗聞之夫子曰：「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。」醫門多疾，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？」仲尼曰：「嘻！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」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，而後存諸人，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，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且德厚信矜，未達人氣，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，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。命之曰「菑人」，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？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，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，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「益多」，順始無窮。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！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，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堯攻叢枝胥敖，禹攻有扈，國爲虛厲，身爲刑戮，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，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。